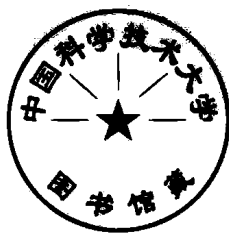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坛风景线

作家趣闻录



张守仁



文坛风景线

——作家趣闻录

张守仁 著

※

出版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经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江苏省沭阳县印刷厂

※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8.375印张 4插页 130千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300册

ISBN 7—5399—0005—9/I·3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49 定价：1.60元

责任编辑 李荣德

DE73/30
目 录

第一辑

海的征服者.....	(3)
他感谢生活的馈赠.....	(13)
与张一弓一夕谈.....	(18)
张贤亮侧影.....	(23)
记散文家吴伯箫.....	(28)
我在孙犁家中.....	(33)
春夜的回忆.....	(38)
和作家们生活在一起.....	(51)
金秋的风.....	(70)
聚会.....	(76)
艾·丽·伏尼契与《牛虻》.....	(86)
屠格涅夫和他的风景描写.....	(109)
契诃夫及其小说技巧.....	(119)

第二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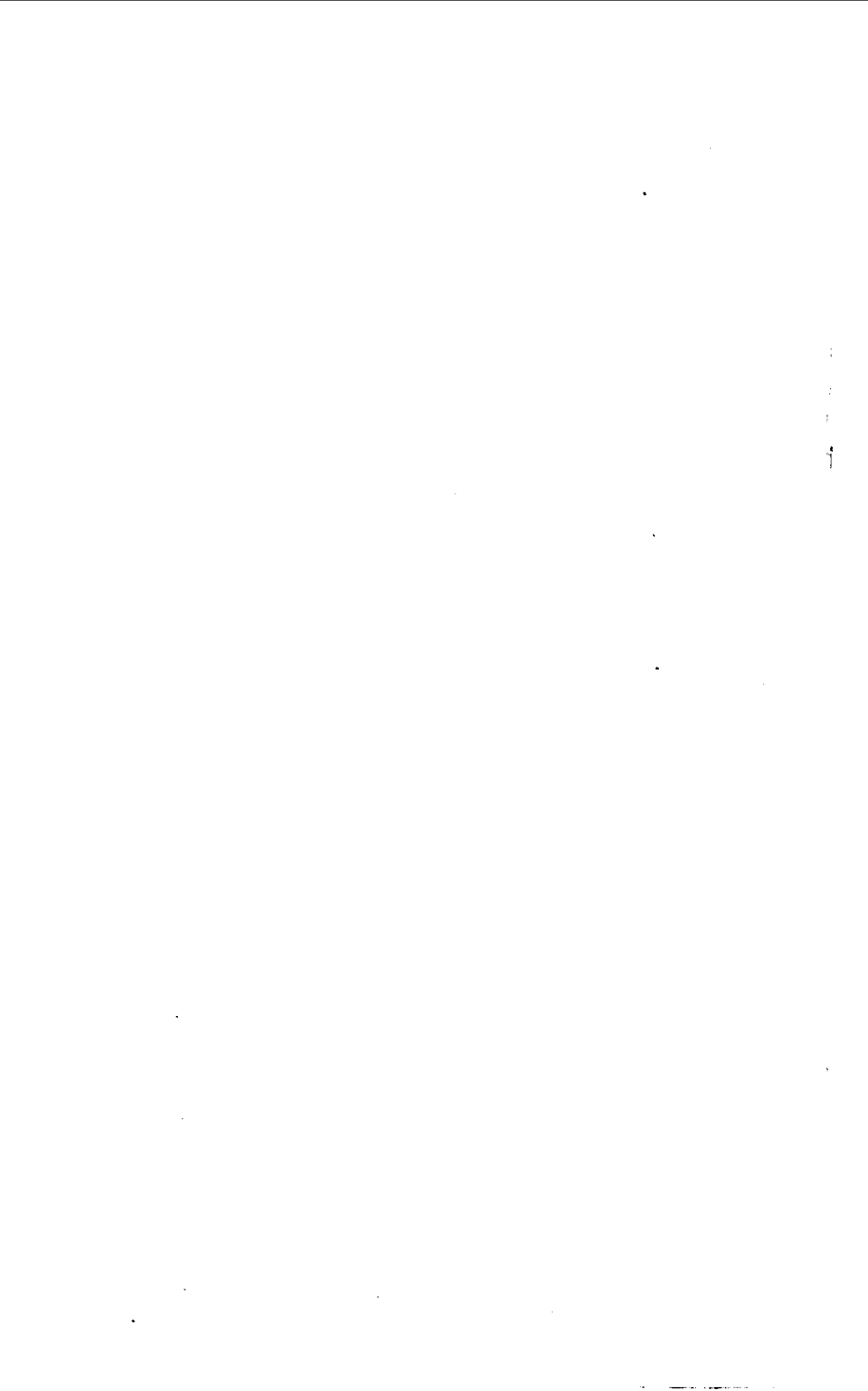
特殊的书简·····	(141)
狱中自嘲诗·····	(144)
冰心好学·····	(146)
老舍与小羊圈胡同·····	(148)
越俎代庖·····	(150)
牛栏苦读·····	(152)
唐骏笔名的由来·····	(154)
歌声的召唤·····	(156)
患难夫妻·····	(158)
李準写祭文·····	(161)
多才多艺的苏叔阳·····	(163)
文学壮汉的灵感·····	(165)
乔光朴的模特儿·····	(167)

“神鬼鞭”与《卖驴》·····	(169)
高晓声失眠·····	(171)
高行健奇事一则·····	(173)
有趣的父女合作·····	(175)
《花园街五号》的构思·····	(177)
人生奇遇·····	(179)
丑石不丑·····	(181)
逆境出文学·····	(183)
在木筏上·····	(185)
创作与梦境·····	(187)
一幅水彩画的经历·····	(189)
骑车采访大运河·····	(191)
王安忆和英语·····	(193)
笔名趣闻·····	(195)
十五的月亮·····	(197)
这是我·····	(199)

她睁大新奇的眼睛·····	(201)
骆宾基——张洁的文学老师·····	(203)
第二故乡·····	(205)
管桦竹·····	(207)
杨沫练武·····	(209)
多产作家·····	(211)
母亲的心·····	(213)
他是县委副书记·····	(215)
勇敢者的漂流·····	(217)
驼铃声里·····	(219)
关键是个“恒”字·····	(221)
身残志更坚·····	(223)
李英儒狱中写小说·····	(225)
艾芜流浪遇高僧·····	(227)
《狂人日记》中的狂人·····	(229)
郭沫若与新诗·····	(231)

瞿秋白和《国际歌》·····	(233)
郁达夫开办酒厂·····	(235)
树墩才是他的书桌·····	(237)
焚稿·····	(239)
疾恶如仇的高尔基·····	(241)
圣洁的友谊·····	(243)
马克·吐温的轶事·····	(245)
渔人的灯塔·····	(247)
巴尔扎克的决心·····	(249)
失败是成功之母·····	(251)
三姐妹闯进文坛·····	(253)
报刊的启发·····	(255)
《前夜》是怎样写成的·····	(257)
后记·····	(259)

第一辑



海的征服者

几年前，我第一次去旅大，同行的诗人老金说：大连，象秋天成熟的苹果，芳香、姣美。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鲜的比喻。但那次旅行最使我难忘的，是认识了青年作家邓刚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晚上，我坐在大连中山广场街心花园的长椅上，月季花坛里，一株雪松荫庇在我身后。爱打扮的年轻妇女们，穿着翻领西服，挎着精致的手提包，目不斜视地从长椅前的水泥甬道上翩然而过。晚霞退去，俄式建筑的圆形屋顶，在黄昏灰暗的天穹下，渐渐消融掉它那清晰的剪影。

回到广场旁边的大连宾馆，走进房间不久，便

响起笃笃的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一个魁梧高大的男子汉，矗立在我的面前。互通姓名之后，我们紧紧握手。他的手又大又厚，象簸箕一般，透着一股温暖。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在文学界，这是冯骥才之后的又一个巨人。”

我们坐在沙发里随便闲聊起来。我发觉他的海洋知识渊博丰富，对辽东半岛一带的海域，熟悉得了如指掌。他说，这里地处温水和寒水交汇之处，故鱼产丰富。如果从辽东半岛最突出的部分老铁山和山东的成山角之间划一直线，那么，线外是黄海，线内是渤海。黄海色呈深蓝，渤海则是淡黄色。两海交接处，很象两个不同的色块拼接在一起，色泽迥异。黄海汹涌澎湃，性子刚烈，具有男子汉的剽悍性格；波浪涌到岸边，在陡峭的岩壁上，撞碎成万朵雪花。渤海则温柔、平静，海滩舒坦开阔，具有女性的妩媚。由于环境不同，海生物为了生存而产生了变形。黄海里的鱼、蟹、海参，就不同于渤海里的同类。黄海里的鱼牙齿锋利，贝壳坚硬，螃蟹长得五大三粗，横眉立目，螯大脐肥。连岸边的礁石也犬牙交错，圪圪塆塆，显出一种狰狞状态。

邓刚有声有色地向我叙述他和海碰子们一起钻

到海底礁丛里捕捞海参和鲍鱼的情景。

春天，当海水仍然冰凉刺骨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曲折的海岸线上，拣一处比较平坦的海滩，预先把枯枝树叶敛成小堆，然后脱下衣服，一个猛子扎入海底，钻进礁石洞穴里面，眼疾手快地捞取海参，然后从礁洞的另一边钻出来。初入水底，海水象尖刀刮开皮肤一样，骨头似乎都要冻裂，全身疼得难以忍受。不一会儿，又进入麻木状态，皮肤似乎失去了一切感觉。此时，海碰子抓紧时间，潜入冰冷的暗礁深处去铲鲍鱼。不久，体内的温度全被海水吸尽，手脚变得僵硬，便爬到海滩上柴草堆旁，先在石头上把水淋淋的手擦干，颤颤抖抖地拿起小瓶，倒点煤油在柴堆上，划根火柴，烧起火堆，让冻僵的身体贴着火焰烘烤。翻过来，转过去，一直烤到全身暖和，额头上冒出汗珠，烤掉全身的汗毛，浑身烤出白花花的盐末来。这时身体里又储备了热量，才能再次下海捕捞。在一个潮流的时间里，海碰子一般要下三次水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肉体在冰冷的水里冷却三次，再到火堆上加热三回。海碰子们为了谋生，捞取海里珍品，不惜拿生命作冒险。

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心想邓刚那钢浇铁铸般的身

子骨，大概就是无数次在火里烤、水里淬地锻炼出来的吧？

谈到创作时，他说很苦恼，他还没有找到好的角度。

我说：“你有这么丰富的海上生活，就写写海碰子们怎样和风浪拚搏，不是很新颖、有趣吗？”

深夜，我把他送出门去。我们从铺着红地毯的汉白玉楼梯上走下去。他指指华丽的大厅说：“外国人不知道在这里呆多久，竟建造了这么坚固的建筑物。”我说：“也许他们认为能在这里永久地呆下去呢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。

走出转门，他回身指着镌刻有“大连宾馆”四个字的铜牌，说：“这座建筑物是1904年俄国人造的。建到第二层时，爆发了日俄战争。日本人把俄国人赶跑了，继续建上去。建成后，日本人把它叫做‘大和旅馆’。大连老人都知道，这个大和旅馆是当时日本人在中国收集情报、搞间谍活动的一个中心。这座大楼七十八年的历史和这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果把它作为中心，扩展开来，写一部关于东北的历史小说，那一定会是很吸引人的。”

他高大的身躯，骑着自行车，向河口区方向驰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温馨、凉爽的秋夜里。我望望中山广场上月季花丛旁的雪松，喃喃自语：“大连，我要感谢你！你让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很有生活准备、很有文学潜力的年轻朋友。”

二

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，当我在辽宁营口开完部分文学期刊联谊会，和与会者乘着大面包车又来到大连，车子绕过中山广场，经过大连宾馆向棒槌岛驰去时，四年前的那次会见，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在这四年时间里，邓刚先后写出了《迷人的海》、《芦花虾》、《阵痛》、《龙兵过》等佳作，一跃而为文坛上众人瞩目的新星。他的作品，别开生面，不断给我艺术上的满足。我的欣喜之情，可以想见。

我们下榻在棒槌岛宾馆。

棒槌岛宾馆位于大连东北侧海边的丛林之中，这儿远离烟雾腾飞、喧嚣扰攘的市区，是个空气清新的安静处所。除主楼外，一幢幢各种颜色的精致小楼，掩映于树荫和花圃之中。对面海中二、三百米处，水面上耸出一个棒槌形的小岛，大概宾馆因

此而得名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蒙蒙亮，我就在鸟雀声中醒来。走出大楼，经过绿林和桃园，沿着石砌的花径走向海滩。这时，海面上异常恬静、安谧，空气清爽得透明一般。细浪舔岸，霞光染天。远处泊着一只小舟，轻轻地颠簸着。我不禁赞美了一声：大海，自由的诗篇。

我把大海作为观赏、咏叹的对象，而邓刚则把它作为搏击和征服的对立面。我们之间的感受，多么不同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有几位海军作者跟我谈起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。他们作为水兵的歌者，因写不出邓刚笔下那么瑰丽、迷人的大海而惭愧不安。我认为要写出邓刚笔下的大海，写出那涌动的、冲撞的、悲壮的力量，必须有他那种艰辛的身世，厄逆的境遇，以及相当的才气。邓刚的祖籍在山东。他的先辈们大都是闯海的渔民。他身上流淌着踏波冲浪者粗犷的骨血。由于家境的贫困，他十三岁起就进厂劳动。为生活所迫，他与海碰子们为伍，把青春和生命抛向大海，换取全家人的衣食之需。

人的胆量、技能、智慧，常常是由对立面激发出来的。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海是邓刚的对立面。为了战胜海这个对立的自然力量，他必须是

强者，必须是硬汉子，必须是高超的弄潮儿。因此，他的《迷人的海》、《龙兵过》，和观赏者笔下的大海，诗人咏叹的大海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海面上，海鸥宽阔的翅膀，已涂上玫瑰红的朝辉。红日快要在远处水平线上升起了。我情不自禁地背诵起邓刚笔下海上劳动者所看到的壮丽日出：

一个金红色的圆边冒出来，世界变得清晰了；那圆边升腾着，扩展着，变成大半个金红色的圆。于是，大海被煮沸了，火球在升腾，她要剥离和跳出大海的母体，升向广阔的天宇。大海母亲恋恋不舍地拥抱着这个刚分娩的婴儿不放，于是这金红色的圆球的下半部被拉长了，变形了，象一个巨大的、站立着的金卵。最后的粘连剥离了，那伸长的下体渐渐收缩，脱开了母体，腾地跳向空中，骤然射出万道金线……

三

费了好大的劲，我才在白云山下新建的楼群中找到邓刚新分到的宿舍。走上五楼，邓刚已等在那里。我走进他的客厅。坐下之后，见对面墙上挂着一首张光年赠给他的诗。头两句是“倒海翻江龙兵

过，人迷大海海迷人。”迷人的大海，是邓刚的领地，是他的乐园，既是他的疆场，又是他的炼狱。

交谈中，我明显感到，他比四年前自信、成熟多了。他说话节奏很快。他的感想、语言、见解，象波浪一样，汹涌而来，滔滔不绝，层出不穷。视野开阔了，思想复杂了，感情丰富了。我甚至有点儿跟不上他那波浪一样的思路推涌前进的速度。

他说，他从小在海边长大。人走到海边，第一眼看到的，不是波浪，而是远处的海平线。童年时，有一次他看见夕阳落在海平线上，一半在水上，一半在水下。他便幻想，如果他乘船驶到海平线边沿，看看另半边落下去的夕阳是个什么样子，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事情。但是，海平线是永远走不到的，它永远在前边招引着你。你乘船往前走，海平线便不断往前推移。它象个迷人的希望、美好的理想那样，永远诱惑着你。当你来到大海深处，你的身后甚至也会出现海平线。你永远追求，永远无法达到。无法达到，也永远追求。生活，就是永远的追求。不追求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童年，是诗人的世界。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否丰富多彩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个作家将来在文学上的艺术成就。童年是人们感觉和想象的摇篮。